

「完整版」

若我战死，勿埋我骨。死若星辰，生如朝露。
若我战死，勿埋我骨。托体山阿，同化苍梧。
若我战死，勿埋我骨。汝心之内，容我永远。



万卷出版公司



蛮荒记

树下野狐 著
MANHUANGJI

VI·刹那芳华

VI · 剎那芳华

蛮荒記

树下野狐 著

MAN HUANGJI

【完整版】

萬卷出版公司

© 树下野狐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蛮荒记. 6, 刹那芳华/树下野狐著. —沈阳: 万卷
出版公司, 2009. 1

(树下野狐文集)

ISBN 978-7-80759-581-6

I. 蛮… II. 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6839 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7mm×234mm

字数: 320 千字

印张: 18

出版时间: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 杨

特约编辑: 马中才 傅复强

装帧设计: 贾 嘉

ISBN 978-7-80759-581-6

定 价: 25.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人物介绍

神帝:

神农氏 (尝百草而化羽, 死后神帝之位悬空)

金族:

白帝: 白招拒

圣女: 西王母

神: 石夷

小神: 陆吾 蓐收 天犬黄姪

仙: 神牛勃皇 槐鬼离仑 江疑 英招等

其他: 金族太子少昊 寒荒国主楚美丽叶 拔祀汉 天箭

长老倪岱 长老黑木铜 长老笱思长邪 长留仙子

其他特别人物: 古元坎 (太古第一奇人, 拓拔野前世)

木族:

青帝: 灵威仰

圣女: 姑射仙子

神: 句芒 雷神

仙: 奢比 折丹 虹虹 等

其他特别人物: 羽卓丞 (前青帝) 夸父 空桑仙子

水族:

黑帝: 汁光纪

圣女: 乌丝兰玛

亚圣女: 雨师妾

神: 烛龙 北海真神 天吴 西海老祖

仙: 聂耳 九凤 强良 百里春秋 冰夷 西海鹿女 九毒童子 科沙度等

其他特别人物: 科汗淮 (大荒著名游侠, 叛出本族) 波母汁玄青 (黑帝之妹, 叛出本族)

火族:

赤帝: 赤颯怒 (力战叛军而死, 烈碧光晟自称赤帝, 割据南荒)

炎帝: 烈炎

圣女: 赤霞仙子

神：祝融

小 神：刑天

仙：烈碧光晟 吴回 烈烟石 冷萝仙子 因乎 不廷胡余
红袍 龙石等

其他特别人物：赤松子、南阳仙人

土族：

黄 帝：姬少典（遇刺，姬远玄继任）

圣 女：武罗仙子

神：应龙

仙：鼍围 泰逢 涉驮 计蒙 包正仪 王亥 常先

其他特别人物：公孙婴侯 流沙仙子 灵山十巫 风伯 风后

荒外龙族：

龙 神：敖语真

太 子：拓拔野

其他人：六侯爷 哥澜椎 班照 龙棣怪 敖松霖 归鹿山等等

其他特别人物：蛟人国公主真珠 夔牛神兽

汤谷群雄：

蚩尤 辛九姑 柳浪 卜算子 成猴子 盘古 等等

四海各附属国：

南海：结胸国 羽民国 讎头国 厌火国 贯胸国 交胫国 三首国
长臂国（臣服于火族）

东海：大人国 君子国 青丘国 黑齿国 玄股国 毛民国 劳民国
蛟人国 小人国 司幽国 中 容国 女和月母国（臣服于木族）

西海：三身国 一臂国 奇肱国 丈夫国 女儿国 白民国 肃慎国
长股国 淑士国（臣服于金族）

北海：无咎国 一目国 柔利国 深目国 聂耳国 拘纓国 大踵国
平丘国（臣服于水族）

目 录

第一章	女娲神谶	1
第二章	公孙轩辕	13
第三章	黄帝之争	26
第四章	置之死地	38
第五章	昔我往矣	50
第六章	心有灵犀	63
第七章	昆仑玉碎	76
第八章	浮云变幻	89
第九章	北海屠龙	101
第十章	千秋一梦	113
第十一章	涿鹿风云	126
第十二章	指南神车	139
第十三章	渴饮长河	152
第十四章	海枯石烂	165
第十五章	参商永隔	178
第十六章	天长地久	191
第十七章	猛志常在	204
第十八章	鲲兮鹏兮	217
第十九章	刹那芳华	229

终 曲	244
往世书	250
尾 声	252
后 记	257
附录一：《今古传奇·奇幻》访谈录	261
附录二：蛮荒笔会	268
36	
38	
80	
83	
78	
88	
101	
113	
126	
139	
152	
169	
178	
181	
200	
215	
229	

第一章 女娲神讖

绚光流舞，幽香满怀，拓拔野迷迷糊糊中仿佛又回到了鲲鱼腹中，仿佛瞧见冰洞里摇曳的火光，瞧见火光下那如春水般温柔的眼波，瞧见那张颠倒众生的妖娆笑容……

“雨师姐姐，雨师姐姐……”他紧紧地抱着怀中的女子，温柔而狂暴地挞伐，滚烫的泪水夺眶涌出，胸膺充盈着无边的欢愉和幸福。她温柔的低语，欢悦的叹息，如春风般萦系耳畔，呵得他又酥又痒……

“拓拔大哥……拓拔大哥……”怀中女子那含糊的呻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纤细！拓拔野心中陡然一凛，神智登时清醒了几分，挣脱开来，摇着她的肩头，叫道：“妹子！妹子！”

纤细情火如焚，听见他叫自己，又将双臂软绵绵地朝他搭来，柔声道：“拓拔大哥，抱紧我，快抱紧我……”脸如桃花，眼波盈盈，眉梢唇角尽是娇媚之态，脖颈、肩头布满了淤紫吻痕，瞧来更让人血脉贲张。

拓拔野急忙闭上双眼，凝神遏制那重又冲涌的欲念，脖子一紧，登时又被她搂住。那柔软潮湿的唇瓣扫过他的脸颊，他激灵灵地打了一个冷颤，周身却像被烈火烧着了，想要将她推开，却不由自主地回应吻去。

她的脸容在绚光里如水波荡漾，渐渐变幻成那朝夕暮想的如花笑靥。他的意识又逐渐变得迷糊起来，不知今夕何夕，伊人为谁，就连前生、今世也如周围霞光霓芒般交糅混淆，辨不明、分不清……

“臭小子，你说要喜欢我三生三世，三生三世有多长？”恍惚中，他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当她用冰蚕耀丝绦钩住他的脖子，秋波中那似嗔似笑的妩媚神情，心中登时一阵如绞的剧痛。

三生三世有多长？她的泪水，他要用多少年的春霖秋雨才能偿还？花谢了花开，海枯了石烂，他和她究竟还要经历多少的坎坷和磨难？

心底的痛楚越来越剧，欲焰渐渐消退，喃喃道：“夜长有时尽，相逢岂无期？夜长有时尽，相逢岂无期……”仿佛又回到了那终北国玄龙山，天地茫茫，形影相吊，心中悲不可遏。

忽想，她既已别离数载，怀中女子又当是谁？心中陡沉，如遭电殛，先前发生的一切全都想起来了！又惊又悔，蓦地大叫一声，高高跃起。

纤纤双臂抱空，茫然转头四望，长发飘卷，胴体莹白如冰雪，双腿上却洒着点点落红，宛如雪地红梅，灼灼醒目，倍增娇艳。

拓拔野知道自己已铸成了无可挽回的大错，惊愕、懊悔、自责、愧疚……再加上与龙女数年分离、强自压抑的痛苦，都在这瞬间如火山熔岩般喷薄爆发，昂首捶胸，纵声啸吼。

此时纤纤体内的情欲已然消却大半，被他啸声所震，神智陡然清醒，瞧见自己与他裸身相对，“啊”的一声，耳根火热如烧，羞不可抑，急忙抓起悬浮的衣服，蜷身朝后退去。惊惶骇异之中，却又夹杂着说不出的喜悦和甜蜜。

拓拔野这些年出生入死，也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却从未有如此时这般狼狈无措，如置梦魇。不敢望她，更不知当说些什么才好，心乱如麻，羞惭欲死，半晌才颤声道：“妹子，我对不住你！”猛地连抽了自己数十个耳光，脸颊登时高高肿起。

“拓拔大哥！”纤纤心中一酸，泪珠盈眶，摇了摇头，微笑道，“你没对我不起，我心里很是……很是欢喜。”

脸上晕红，凝视着他，低声道：“你不记得了么？当年古浪屿上，登位圣女的前一夜，我便想将自己交给你啦……”

拓拔野一震，五味交织。往事如昨，历历在目。若不是那一夜纤纤赌气自戕，他怎会前往龙宫，借讨龙珠？怎会成为龙神太子，得悉纤纤身世？又怎会追随她跋山涉水，前往昆仑，发生这一系列之事？

天意冥冥难测。距今虽然不过五六年光阴，其间变化，却已是天翻地覆，恍如隔世了。

纤纤想起当时情景，心潮汹涌，方才的慌乱羞涩全都变作了凄婉酸楚，低声道：“拓拔大哥，我知道在你心底，一直把我当作最亲密最疼爱的妹子，

只是那时我太年轻啦，爹爹和你又一直宠我，只要是我欢喜的东西，一定想方设法送了给我，少有得不到的物事。所以我心里喜欢你，就认定了你也当同样地喜欢我……

“我自杀也罢，出走也好，闯了那么多祸，其实都不过是想引起你的注意，让你像从前那般，时时刻刻地将我捧在掌心，疼我宠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孩子气得很。”

拓拔野微微一怔，想不到她竟会突然说出这番话来，心中反而更觉愧疚难受。

纤纤柔声道：“那时在我心里，天下再大，也比不上小小一个古浪屿；世间男子再多，也及不上半个你。所以当你在蟠桃会上送我星石，答应参加驹马选秀时，我欢喜得差点都要哭出来啦……”

拓拔野脸上一烫，窘迫惭愧，道：“妹子，我……”

纤纤嫣然一笑，摇头道：“拓拔大哥你不用说，我早已经明白了。在你的心中，也同样只容得下一个人的身影，可惜那个人注定不是我。喜不喜欢一个人，是天注定的事，连自己也无法左右，否则世间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伤心人、伤心事了。”

眼中泪珠晃动，黯然凄婉之色一闪即过，低声道：“那时我太小，自然还不明白。看着你当着天下人的面立誓，娶龙女姐姐为妻，心中像被千刀万剐，恨不能将你，将她，将我自己，连同这世界一齐撕成碎片，烧作灰烬。”

拓拔野生平最为懊悔之事，除了今夜，便是当日蟠桃会上参加驹马选秀，让纤纤当众受辱，伤心欲绝；此刻听她坦承其时心情，更觉难过，想要道歉，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

纤纤微微一笑，道：“那两年中，我每日每夜都在恨你，每时每刻又都在想你。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一整天，傻傻地幻想着许多情景，比如我练成绝顶神功，亲手杀了龙女，你跪在我面前痛哭认错；又比如你突然醒悟喜欢的人是我，连夜赶到昆仑，要求重新举行驹马选秀……”

拓拔野闻言微觉莞尔，但想到当日自己与龙女如胶似漆时，她却形影相吊、孤单憔悴，又不由得一阵黯然怜惜。听着她低声讲述心语，适才的惊悔恼恨渐渐地淡了下来。

纤纤道：“与你重逢之前，我也不知幻想了多少种报复的法子，但那日天帝山上，再次见你，所有的仇恨怒火竟全都烟消云散了。只要看见你的微笑，我就像是昆仑山的积雪，融化在春日的艳阳里。

“在山腹中的几个月，虽然昏天黑地，又饥又渴，却是我离开东海之后最为快乐的日子。我脸上冷冰冰地不睬你，心底里却期盼着娘找不着出去的密道，就这么和你永远呆在那里……”

拓拔野想起当初缚南仙强迫自己娶她为妻的情景，脸上一烫，又听纤纤轻轻地叹了口气，道：“只可惜老天爷最喜欢作弄人，我们不但出去了，还被姬小贼算计，让你蒙受不白之冤，在苍梧之渊困了整整三年。拓拔大哥，你可知这三年里，我每天都要问上几遍青鸟，到底有没有你的消息。每过一日，就像是熬过了一年，心里急得像火烧，却哭不出半滴泪水，真的快要疯啦。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原来当你真正喜欢一个人时，并不是期盼将他据为己有，朝夕相守，而是冀望他永远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于是我暗暗地对天立誓，只要你能平安地活着回来，我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也不再象从前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痴缠着你，只做你乖巧听话的好妹子……”

“妹子！”拓拔野心底大震，又是感动又是难过，摇头叹道，“你一直是我的好妹子。是我对不住你，辜负了你的情意，又……又玷了你的清白……”说到最后一句，眼眶一热，喉中竟自梗塞。

纤纤泪珠忍不住倏然滑落，双颊酡红，微笑道：“傻大哥，我说过啦，我心里一点儿也不生气，很是欢喜，你用不着歉疚。和你说这些，便是想让你明白，我再不是从前那一心痴缠着你的小丫头了，更不会强人所难，逼你去做任何不开心的事情。对我来说……”

妙目凝视着他，心中柔情汹涌，低声道：“对我来说，只要有过这一刻便足够了。就算是天翻地覆，江河倒流，今夜发生过的一切，任谁也夺不回，改不了了，是不是？”

拓拔野胸膈若堵，五味翻陈，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女大十八变，三年未见，这任性自我的妹子既多了几分龙牙侯的淡定平和，又有着西王母的刚强独立，竟像是脱胎换骨，变成了另外一人。但不知为何，他竟忽然有些怀念

从前那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的刁蛮少女。

见她一言不发，怔怔地望着自己，纤纤脸颊如烧，转身穿起衣服，嫣然一笑，道：“拓拔大哥，走吧。姬小贼害你和鲛鱼蒙冤三年，又刺杀陛下，陷害王兄，罪不可赦。我们这就当着天下英雄之面，叫他真相毕露，无所遁形。”

拓拔野一凛，这才想起壶外乾坤，当下收敛心神，点头应诺。气如潮汐，双掌飞旋，对着壶口徐徐推转。

“蓝田归墟花”的毒性既已消解，真气登时如大河滔滔，奔流无碍，“叮”地一阵龙吟脆响，两仪钟应声冲起。

拓拔野牵着她的手跃出神壶，四下环顾，不见缚南仙踪影，惟有那白玉石柱旁留有点点血迹，心中一凛，低声道：“娘？娘？”

叫了几声，浑无应答，纤纤的脸色也变了，让拓拔野隐身藏在门侧，摇了摇床边的响铃。

过不片刻，一个侍女推门而入，望见纤纤，失声道：“公主！”又惊又喜，转头叫道：“公主回来……”

话音未落，已被拓拔野掩住口鼻，挣扎不得。纤纤关紧房门，低声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九姑和桃姑呢？”

那侍女惊愕地睁大双目，望望拓拔野，望望她，似是有些云里雾中，不明所以，半晌才怯生生地道：“公主，你……你忘了么？你方才被帝鸿劫走了。桃姑是东海龙神所化，九姑已经……已经死了……”说到最后一句，眼圈一红，忍不住哭出声来。

“什么？”纤纤当胸如刺，脸色瞬息惨白。她与辛九姑朝夕相处，情同母女，感情之深，甚至更在西王母之上，听说她竟已死了，只觉得天旋地转，仿佛突然坠入深不可测的寒渊之中。

那侍女将先前发生之事原原本本地述说了一遍，拓拔野、纤纤听得又是震惊又是悲伤，一句话也说不出，想不到辛九姑忠心耿耿，竟会死在西王母手中！

霎时间，九姑平素的音容笑貌、种种关怀慈爱全都潮水似的涌上心头。纤纤浑身颤抖，朝后退了一步，靠在墙壁上，泪水如断线珍珠，簌簌掉落。

拓拔野封住那侍女经脉，藏于衣橱之中，想要转身劝慰，心中却也如箭攒刀刺一般。汤谷群雄之中，辛九姑与他们相处时日最久，感情最深，倘若是被敌人杀了，尚可报仇；然而死于王母之手，纵有万斛悲痛，又有何处可倾？

纤纤深吸一口气，擦去眼泪，嘴角冷笑，低声道：“我猜对啦。我娘重权重利，甚于一切，她既铁了心要和土族结成同盟，谁也阻挡不得。即便真拆穿姬小贼的面目，她也必会百般替他圆谎，为他撑腰。”

拓拔野知她所言非虚，心乱如麻。

眼下五族之中，火、木元气大伤，兵疲民蔽；土、金族休养生息，兵强马壮；水族瘦死的猛犸比象大，虽然水师屡遭败绩，但地大物博，铁骑、步兵仍十分强盛。要想扳倒姬远玄，最为关键的便是赢得西王母的支持，只要能得金族、火族相助，加上苗、蛇、龙三军，当可与土、水联盟决一胜负。

但金族的传统向来是不轻衅战端，超然局外，极少搅和到大荒各族的战乱之中。姬远玄又摸清了西王母的心思脾性，对她毕恭毕敬，率诸侯以臣服，自然大得她欢心。

这三年之中，金族大军虽然跟随姬远玄征讨九黎苗族，却少有真正交锋的时候，仗着白帝是大荒天子之利，更俨然成为大荒第一族。白招拒明为神帝，西王母却实是天下之主。

一旦两族联姻，西王母依旧可以凭借姬远玄统治大荒。江山稳固，四海太平，她又怎会胳膊肘外拐，帮着外人对付金刀驸马？金族上下又怎会甘于自陷战火，避利趋害？

眼下缚南仙被西王母所擒，倘若当真投入炼神鼎中，魂飞烟灭不说，姬远玄必定还会反咬一口，告之各族群雄，龙族与帝鸿鬼国、九黎苗族沆瀣一气，意欲劫走西陵公主，破坏大荒联盟。

拓拔野越想越是凛然，缚南仙自作主张的“妙计”，不但没能诱使西王母对付姬远玄，反倒作茧自缚，坏了大局。加之今夜姬远玄刚以帝鸿兽身现迹昆仑，自己此时若再带着纤纤现身，这“帝鸿”的嫌疑可就更加难以洗清了！

饶是他聪睿绝顶，思绪百转，一时也想不出什么万全之策来。目光转

处，瞥见使女新甫送入的、叠放在玉案上的霞帔凤冠，心中登时刺疼如扎，突然又是一动，闪过一个从未触及的念头来。

忽听纤纤低声道：“拓拔大哥，事已既此，只有摸着石子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了。先救出娘，再作打算。”

拓拔野收敛心神，点了点头，沉声道：“如那侍女所说，姬远玄既敢在洵山设下祭坛，炼化娘亲，必定已埋伏周详，等着鱿鱼自投罗网。群雄毕集，我们先乔装混入，伺机行事。”从怀中取出几张晏紫苏特制的人皮面具，挑了一张敷盖在纤纤脸上。

纤纤对镜而望，终究不放心，又用胭脂水粉轻抹妆扮。过不片刻，柳眉杏眼，判若两人，再难看出半点破绽，纵以念力查探，也感觉不出丝毫异样。转身朝拓拔野嫣然一笑，心中却突然一阵莫名地凄凉怅惘。

倘若自己不是纤纤，不是西王母的女儿，只是这镜中的陌生美人，她的人生会不会更加单纯、快乐一些呢？

打开窗子，寒风怒吼，卷着雪花扑面而来。不等“冰火虫”发出碧光，拓拔野便已拉着纤纤冲天飞起，御风朝西掠去。

彤云密布，大雪纷飞，一道道闪电如银龙乱舞，照得昆仑雪岭亮紫一片，雷声轰隆回荡。

纤纤衣袂乱舞，呼吸如窒，从未飞得如此之快。冰峰嵯峨，从下方急速倒掠，闪电骤起，不断可见滚滚雪崩，沿着高岭如飞瀑倾泻，雄壮非凡。

这等仲夏时节，风雪雷电交加肆虐的奇观，惟有昆仑方可一见。二人并肩疾掠，两袖盈风，被那冰冷刺骨的暴雪涤卷，胸膈中郁积的悲怒烦闷仿佛渐渐烟消云散了，相视而笑，精神为之一振。

将近洵山，只见前方茫茫飞雪之中，一道紫红霞光在雪山冰岭之间摇曳吞吐，扶摇破空。隐隐听见锣鼓号角，夹杂着呐喊欢呼。

两人斜掠俯冲，沿着陡峭山崖迤迳而下，鼓号欢呼声越来越响。

透过蒙蒙雪雾，隐约可见群山中央，矗立着一座光秃秃的山丘，那绚丽霓光便由山北发出。南边峡谷，一道涧溪从山顶冰川融化流下，如银龙摇摆。想来便是金族祭祀天神的洵山。

洵山距离玉山四百八十里，山涧南流注于黑水，涧溪中有许多赤红的丹砂和青绿的雄黄石，是白太宗当年炼药之处。

数百年来，金族一直将其作为祭神的山台，姬远玄故意选择这里炼化缚南仙，自是要让金、龙两族彻底敌对。

到了山顶，狂风凛冽，放眼望去，四周尽是皑皑白雪。北边千余丈外，一座方形石丘兀然高立，霞光滚滚，人潮围涌，当是洵山祭台峰。

拓拔野凝神望去，那祭台峰中央果然放置着炼神鼎，烈焰如赤蛇狂舞，烧得鼎壁青白刺目，那道红艳霞光便是从鼎中放射而出。

神鼎四周环绕着十八面金锣、十八个石鼓，三十六名精壮大汉正赤着上身，挥槌急撞，轰鸣声和那滚滚闷雷交相呼应，震耳欲聋。

祭台峰下人头耸动，服色各异，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各族豪雄，有的挥臂呐喊欢呼，有的交头窃窃私语，嘈杂如沸。

这一夜之间，昆仑变故频生，原本当在七星驿站酒宴歇息的诸族贵宾，反倒冒着严寒风雪，云集在这洵山顶上，成了金族祭礼的看客。赶到这里，除了看热闹之外，多半都盼着帝鸿前来劫夺龙神，也好合力围杀，除去这心头大患。

拓拔野、纤纤趁着大雪飞掠而下，挤入人群之中，凝神聆探，周围众人不是在猜测那突然重现昆仑的帝鸿，便是在议论胆大包天的缚龙神，十之八九果然都认定她必是受拓拔帝鸿的指使，前来破坏西陵婚礼。

忽听号角长吹，有人高声喝道：“登台祭天！”

鼓乐喧阗，姬远玄、武罗仙子、应龙等土族权贵次第从北面石阶走了上来，在祭台西侧盘腿坐定。陆吾、长乘等金族众神、仙则簇拥着西王母从南面石阶徐行而上，在祭台东侧坐定。

接着又是一阵激越号角，八名童男童女推着一辆青铜车徐徐登台，车上坐着一个黑衣女子，白发飞舞，秋波流转，笑吟吟的毫无惧色，赫然正是缚南仙。

群雄轰然，拓拔野一凛，想要传音义母，却又担心被祭台峰上的众高手察觉截听，当下握紧纤纤的手，凝神聚气，伺机而动。

八名童子将青铜车推到鼎边，鼓号声止，四周渐渐安静下来。

西王母翩然起身，豹袍鼓舞，淡淡道：“东海妖孽缚南仙，肆虐大荒，被神农帝封囚在天帝山内，三百年来不思悔改，反更变本加厉。神帝化羽，这妖女又与拓拔帝鸿勾结，兴风作浪，涂炭生灵，如今更公然侵犯我昆仑神山，意欲掳夺西陵公主，祸乱天下。其罪滔滔，实不可赦，特借金刀驸马炼神宝鼎，化其魂魄，献祭天神，以平天下之愤。”

鼓声大作，欢声雷动。

姬远玄昂然起身，朝着西王母等人躬身行了一礼，又朝台下群雄环身揖礼，朗声道：“各位好朋友，后日便是寡人与西陵公主大婚庆典之日，按照金族礼仪，原当明日祭神拜天。但既然天降瑞雪，不妨将这良辰移前。只是辛苦大家，酒宴没能尽兴，还得一宿不眠，在这冰天雪地里与我们同行祭礼。”

话音方落，台下便有人叫道：“酒宴没吃饱不打紧，陛下将这老妖女千刀万剐，煮烂了给大伙儿当宵夜便是！”

又有人接着大声道：“稀泥奶奶的，老妖女三百多岁，皮糙肉老，如何咬得下口？老子喝口热汤暖暖身便成啦。”

四周轰然齐笑，呐喊如潮。

大雪飞舞，鼎火冲天，映得缚南仙脸容彤红娇艳，她端然盘坐，任众人如何讥嘲斥骂，只是微笑不语。

拓拔野与纤纤十指紧扣，心中又是愤怒又是难过，都知她狂傲凶暴，何曾受过这等折辱？如此淡定，自是笃信义子会前来相救。但他念头急转，却依旧没能想到周全之计。

要想在五族绝顶高手眼皮底下劫夺人祭，谈何容易？即便能侥幸脱身，也势必让人瞧破身份。到了那时，再想洗刷自己的“帝鸿”身份，又有谁人相信？更毋论如何力挽狂澜，拆穿姬远玄的假面了。

倘若她经脉未断，又或者自己能参透青帝的“无脉之身”，或许还能种神其体，趁着台上众人不备，突然杀出重围，逃之夭夭。

眼下最为稳妥的办法，莫过于让蚩尤等人先出来大闹一场，自己再趁乱声东击西，浑水摸鱼。然而凝神四顾，人潮汹涌，却始终探应不出蚩尤、科汗淮等人究竟藏身何处。

正自寻思，又听“啱”的一声锣响，姬远玄高声道：“有请仙子，设坛

通天！”武罗仙子翩然起身，身后那两个俏丽女童怀抱长剑，鱼贯而入。

喧哗渐止，众人纷纷屏息凝望。

武罗仙子大袖挥卷，一个形状古朴的长石方案凌空徐徐飞来，落在炼神鼎前。那八名童子将香炉、法尺、果盆摆放案上，又将其他神器一一布置完毕，悄无声息地退立两侧。

狂风怒号，武罗仙子仰头闭目，樱唇翕动，淡黄色的豹斑长裳猎猎鼓卷，突然轻叱一声，张开双手。

“叮！”“叮！”两女童怀抱长剑双双脱鞘破空，划过两道银亮的圆弧，落入她的手中。

她丝毫不停，旋身急转，双剑纵横飞舞，将香炉的紫藻香瞬间切成七段，送入炼神鼎中。“嗤嗤”连声，鼎中香气四溢，那滚滚霞光被双剑交错反射，折向乱舞，绚丽多端。

霓光照处，“轰”的一声巨响，前方雪峰突然滚滚崩塌，露出一面光滑如镜的崖壁来。

众人哗然惊呼，失声叫道：“那是什么？”拓拔野转头望去，心下大奇，只见那崖壁上赫然浮现出几行大字，弯曲如蛇，似是太古蛇篆。蛇文浮凸闪耀，灼灼醒目，他识得几字，却不知其连贯语意。

台上金、土权贵惊愕莫名，纷纷起身，就连武罗仙子也似颇感讶异，收住双剑，凝神眺望。

忽然又听“轰”的一声，崖壁炸出一个幽洞来，绚光冲舞，滚滚摇曳。只听洞中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哈哈狂笑道：“噫嘻！圣人既出，天下太平！吾得救耳！吾得救耳！”

那腔调回旋长拖，措辞似古非古，奇怪已极，拓拔野微微一怔，觉得这声音好生熟悉，还不等细想，又听武罗仙子高声道：“阁下何人？为何藏身于此，随我剑、鼎神光显形？”

话音未落，崖壁光芒炸舞，一个青铜八角瓶破空飞旋，不偏不倚地落在姬远玄脚边，瓶中伸出两个人头，各戴一顶毡帽，面黄肌瘦，摇头晃脑地哈哈笑道：“吾乃神族大巫延维是也！多谢黄帝、圣女救吾于此，女娲讖言，诚不我欺！诚不我欺也！”